春秋集義

十

或以衆棄言之或以國亂言之施于逆惡則衆棄之詞也施于公子大夫則國亂之詞也

胡安國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係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呂祖謙曰宋人殺其大夫是公子固之類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程頤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旣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是晉人以兵禦秦故二國戰于令狐秦敗故先蔑奔
秦戰不書侵伐者秦以善至晉人逆而戰之也戰由
晉起故以晉人主戰而罪之秦不書敗者秦以兵衛
為晉送公子雍國之義也晉未有改立之命出諭秦
國一旦背約攻秦而敗之晉之不道于鄰國其惡大
矣不書秦敗不與晉之敗秦也不與晉之敗秦者以
著晉人之惡也先蔑奔不書出自外奔秦故也襄公
之卒也晉國政出趙盾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

子樂其後盾復立太子然襄公卒八月秦方以公子雍至者以國嗣久而後定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辭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聽

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謹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于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朱熹語録或問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熹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謂之

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是乃于穿鑿

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狄侵我西鄙

呂祖謙曰狄侵我西鄙魯之西是齊之東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程頤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不在故明年公

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于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呂祖謙曰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

謝湜曰徐用夷禮則以夷禮狄之楚用中國禮則以中國君之春秋退惡從善不間内外如此而已

公孫敖如莒涖盟

謝湜曰左氏謂莒人以徐難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謝湜曰公子遂一出而盟兩國再言公子遂非遂事也

胡安國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

别内外也雒邑近在京師而戎人居之無中外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謝湜曰敖如京師弔天王喪也上輕王室下棄君命故不至京師遂復魯人欲治其罪故奔莒敖之不敬

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不書名而著其官者死者死于其位去者以其道也蓋昭公始即位不道于其民國人爲亂而攻之諸大夫居卿佐之位竭節而死之可也違亂潔身而去之亦可也十有四年宋子哀來何也左氏曰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此亂邦不居知其不可仕而去之者故書字以褒之若數子者死生去就不必同要之皆合于義而已如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則異

其擅命暴亂之惡為後世之戒也凡其國殺之則曰某國以明其國之罪也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矣其衆人殺之則曰某人以見衆人擅殺而國亂無政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類是矣内殺大夫則曰刺言周官三刺之法刺審其情且不書殺者諱之也諱之者惡甚可知也其大夫全無惡而死其位如宋司馬曹大夫之類則異其文而不名善其人則尤罪其人殺之者矣

謝湜曰昭公不道于民宋人作亂以危公室方是時職爲御佐者以社稷爲志守位而死之可也以諫不行言不聽致位而去之亦可也故司馬公子卬見殺司城蕩意諸來奔公子卬握節以死可謂能以忠死其位矣蕩意諸效節而出可謂能以義去其君矣死者得致身之忠奔者得去國之義春秋皆著其官而不名善其不失職也大夫國人之望也司馬司城國之股肱也宋人之亂其始也禍及大夫而已禍及大

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暱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程頤曰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

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謝湜曰杜氏謂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謝湜曰諸侯會王葬禮也卿會王葬非禮也為其不

成禮故止書如京師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胡安國曰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彊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其鄭父書及世

呂祖謙曰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臣出使他國必先告廟然後出越椒不過恃楚之大輕魯之小其容傲慢而不知非是傲魯乃所以傲其先君故叔仲惠伯謂必滅若敖氏之宗故此見得古之時最重宗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程頤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葢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謝湜曰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五年秦人始來歸禭非禮也秦僻陋邊狄禮法不備故惟書秦人成風僖公妾母也僖公嫡母先歿故魯以夫人禮事之以夫人禮葬之成謚風姓妾母稱謚則其爲夫人可知故不書夫人朝廷之義以君爲主故禭先僖公

胡安國曰秦人歸禭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

長宜子細看蓋成風巳死四五年秦禭方至而此猶曰雖不當事無忘舊好蓋人茍以是而來不問地之遠近情之親疎時之遲速皆感其誠意此是忠厚損怨之道最不可責人此雖送禭之緩然猶勝于不來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程頤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

謝湜曰秦以夷狄伐晉故書秦

胡安國曰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盖闕文者據左氏少梁社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曰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仲彭生會晉郤缺

秋曹伯來朝

呂祖謙曰諸侯即位來朝亦自有禮文公即位來朝

蓋曹與魯相近非必徧天下諸侯

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謝湜曰鹹魯地狄既侵齊又潛入魯境故得臣敗狄

于鹹

胡安國曰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氏以為非夫春秋

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

謝湜曰舍夷禮故復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謝湜曰叔姬文公女未嫁而卒謂之子叔姬以明時君之女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死則以成人之喪送之禮也

夏楚人圍巢

謝湜曰巢微國

秋滕子來朝

謝湜曰滕侯臣屬于楚故稱子夷狄爵不過子故也

秦伯使術來聘

謝湜曰秦康公始遣使來修聘禮故聘與中國同辭

吕祖謙曰秦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魯之辭秦蓋是

晉與國所以辭者不與其伐晉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程頤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謝湜曰戰書及所以別先後明曲直也河曲戰不書及者其惡均其罪同也秦晉自殽役以後肆忿報怨凡四伐三戰而兵革不息生民之受禍者衆矣故春秋惡其兩曲而一罪之不書敗者勝敗未分而退

胡安國曰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

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也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辭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吕祖謙曰河曲河之曲不必如公羊説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謝湜曰二邑皆在國鄗鄆叉莒魯所爭行父懼外難故帥師城之鄆書及著其土功不一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程氏學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謝湜曰大室大廟之室也總稱曰廟指神所居曰室廟中餘屋壞猶曰不可而況于室屋乎室屋壞則神

失其所居矣孝子之念親也思其居處笑語志意將見其所為齋者色不忘目聲不絕耳心志嗜欲不忘諸心將見其所為祭者孝思之至也文公簡棄廟事乃至大祖室屋摧壞而神不得以安寧其遺忘祖宗極矣尚何孝思之有哉緩于主速于大事躋僖以亂昭穆棄閏而廟不告月皆不敬之大也故大室大祖所居歲時奉安之所也其終亦有屋壞之變則子事之隳頹神心之疾怨皆于此見矣

胡安國曰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謝湜曰沓之會衛侯來會故書會公左氏謂衛侯請平于晉

狄侵衛

謝湜曰狄自文公七年以來侵魯侵齊侵宋侵衛累歲不息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然則狄數侵中國亦以狐射姑出奔在狄故也觀春秋所書而狄之為患其微旨見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謝湜曰公即位十年凡三如晉一及晉處父盟再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叔彭生討邾來伐故師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謝湜曰齊侯齊昭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程頤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

懼楚也

謝湜曰新城之盟晉為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

趙盾敘曹伯下盟書日謹之也凡盟小國與大國同
欲則書同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鄭伯會公于
棐請平于晉然則新城之盟衛鄭之所同願也故書
同盟垂隴之盟晉士縠會諸侯盟新城之盟晉趙盾
會諸侯盟晉國政出大夫可知也士縠會諸侯盟其
後晉殺士縠趙盾會諸侯盟其後趙盾背其君大夫
專權未有不為患者也
胡安國曰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

氣不軌則星有孛者

胡安國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

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

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

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

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

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

矣

以捷菑晉出欲以晉國之力納捷菑為君晉之强邾之所不能抗也晉車八百乘邾人所不能禦也盾之納捷菑也邾人辭以一言之義而晉之八百乘不得進而還正可以易不正不正不可以易正故也然則力不勝義久矣可以服暴强可以詰奸慝可以却師衆天下之義也用兵者可不由義乎哉捷菑不書公子罪其非正也趙盾貶稱人罪其以庶奪嫡也納書弗克著其進不由義也

胡安國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而遠

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從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呂祖謙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向來城濮之戰七百乘郤是晉國所有之兵至此八百乘蓋非止晉國之兵亦取于諸侯耳盾之欲納捷菑始是盾見得不甚分明後來能頓改過亦自可取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謝湜曰公孫敖叛命而出義已絶于魯矣魯不加討且又立其嗣歸其喪故書卒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謝湜曰舍未踰年稱君以明舍之為君也君薨世子柩前嗣立君父之位定矣號則稱子一年不可二君故也齊穆公卒子舍立國人皆北面為臣舍之君位定矣公子商人驟施聚士將以求國以舍立未踰年不以成君視舍而害之故舍之遇難春秋特以成君

書之以正商人弑逆之罪也正商人之罪以爲天下逆惡之戒也春秋立例于初以示法變例于終以起義郕太子未即位稱伯齊嗣子舍未踰年稱君皆變例以明微者也賊不討舍不葬故不書葬商人稱公予與楚商臣稱世子同意

胡安國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莫之禁至于弑

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于是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于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呂祖謙曰齊商人弒舍舍無威以母之無寵亦不見重于其子

宋子哀來奔

謝湜曰蕭封人子哀宋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此大夫之不事汙君不居亂邦潔身而去者也列國大夫以卑辱以庸昧以過惡得罪而去者衆矣子哀獨以高節辟亂來奔春秋字而不名貴之也宋大夫司馬以忠死其位者也宋司城以義去其君者也宋子哀潔而不累于祿者也三子者死生去就雖不同其歸皆適于義而已臣子之節著于亂世而可以風勸天

下者未有美于此者也

胡安國曰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謝湜曰單伯季孫意如叔孫婼皆魯卿卿佐國命所係爲鄰國所執其憂危大故執書至書重之也單伯以弔喪如齊懿公不道執之

胡安國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吕祖謙曰齊人執單伯此是王室之衰弱齊君無道之甚

齊人執子叔姬

程氏學曰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執之書其歸不得也

謝湜曰子叔姬適齊昭公生舍舍即位公子商人弒舍又執子叔姬商人弒逆之惡顯矣齊人不能討國

賊反以臣禮事之叔姬之欲歸魯也又使商人執君之母而囚之叔姬之執齊人均有大罪故執書齊人罪之也齊人衆辭執叔姬書人與諸侯執公卿書人異矣叔姬有母道于齊不稱夫人以著商人絶之也凡内女適諸侯不書歸者或公未即位女已行故胡安國曰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

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懐商人之私恵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而不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謝湜曰書官而不名貴之也書官而名貶之也司馬

見殺不名善其能死職也司城出奔不名善其能去職也華孫書官書名則與此異矣安暴君之朝食汙君之禄進無直諫之忠退無潔身之義奸邪同寵爲昭公以國事來盟書華孫貶之也書司馬著其失職也華氏孫名左氏以爲字誤矣來不稱使者昭公國亂無政華孫爲宋來盟故也

胡安國曰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

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謝湜曰公子商人弑齊君執君母病魯而執其卿害魯而侵其鄙逆惡之大者也晉靈會八國諸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不克而還討逆定亂義事也諸侯所同欲也晉受賂中止諸侯弗能正諸侯所同罪也故扈之盟總稱諸侯公不與盟齊難故也

胡安國曰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詞而

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畧之也八國曷為畧之等于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于諸侯乎況于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于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吕祖謙曰晉盟諸侯于扈謀伐齊齊賂晉而還至十

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謝湜曰楚子西通巴人北通秦人故滅庸

胡安國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呂祖謙曰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

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謝湜曰子文公嫡子赤公薨子赤繼立公子遂以敬嬴之寵害子赤立宣公子被害不書諱之也不名先

謝湜曰姜氏文公夫人赤之母也子被害故夫人歸齊公子遂殺嫡立庶臣子不知討治乃至魯之君母棄絕而歸魯國之罪也公子遂如楚如齊如晉入杞伐邾救鄭盟晉趙盾盟雒戎盟齊侯其權重矣故其不道至于殺國嗣子絕母夫人一國莫敢制也

胡安國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

春秋集義卷二十九